

双语经典名篇赏析

Appreciation of the classic famous bilingual

战火硝烟中的**人性光辉**

战争名著

○ 编译 余平姣



双语经典名篇赏析

战火硝烟中的**人性光辉**

战争名著

○ 编译 余平姣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战火硝烟中的人性光辉：战争名著：英汉对照 / 余平姣
编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9

(双语经典名篇赏析)

ISBN 978-7-5402-2064-8

I. 战… II. 余…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②小说—
作品集—世界 IV. 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2118 号

战火硝烟中的人性光辉——战争名著

编 译：余平姣

责任编辑：杨燕君

出版发行：北京燕山出版社

印 刷：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电 话：010-89580386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710 × 1000 1/16

印 张：271.5

字 数：2250 千字

版 别：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套

书 号：ISBN 978-7-5402-2064-8

定 价：525.00 元 (全十五册)

前言

毋庸置疑，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一体化，学会和世界各国交流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世界通用语言之一的英语，就成为很多人学习外语的首选。目前许多人将学习英语的重点放在口语上，诚然，追求发音准确并没有错，但是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不等于学会了这门语言。现存的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发展、融合而形成的，其中蕴含着该民族深厚的文化特征和历史传承，如果不去深入地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就绝不可能说好这个民族的语言。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在中国工作、学习的外国友人越来越多，他们之中有许多能够用中文流利地与人沟通，但是真正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语言艺术，能够将中文说得优雅、得体、恰到好处的“中国通”则是少之又少。我们学习英语也是一样，要学好英语，记忆单词、掌握发音固然重要，但在这个基础上，还是需要进行大量、广泛、充分的英语阅读。

任何一种现代语言的口语和书面语言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口语注重简捷、有效，能够迅速地进行信息交流；而书面语则讲究优雅、礼貌，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打动读者的心灵。

语言是心灵和文化教养的反映，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日常交流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满口俗语、俚语，到了正式场合就显得庸俗、粗鄙，往往会闹出笑话甚至是冒犯了他人而不自知。

歌德曾经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大量阅读优秀的英语文章、尤其是著名的文学作品，就像是与历代文学大师们谈话，才能够真正将这门语言运用得优雅、得体。

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编辑整理了这套丛书，在数百部世界著名经典文学作品中选择出了最优美的篇章，并辅以名家译文，以求使读者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原著的意境及风格。此外，为了使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文学大师以及他们的经典作品，书中还加入了作者生平简介和该作品的创作背景、成就分析，对作品进行全方位地分析，相信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以品出名著的另一番滋味。

Contents

目 录

永别了,武器

1 / 背景快读

3 / 故事梗概

3 / 名著赏析

Crossing Venetian Plain

4 / 穿过威尼斯平原

On the Board of Flatbed Truck

13 / 在平板货车的车板上

Caesarean

17 / 剖腹产

第二十二条军规

39 / 背景快读

40 / 故事梗概

41 / 名著赏析

Mrs. Daneeka

42 / 丹尼卡太太

The Eternal City

53 / 不朽之城

战争与和平

64 / 背景快读

故事梗概 / 65

名著赏析 / 67

Noblemen in Happiness

快乐的贵族们 / 68

Napoleon and His Family Education

拿破仑和家庭教育 / 74

Engagement in Secrete

秘密订婚 / 81

The Tragedy of Earl Family

伯爵家的悲哀 / 86

Temptation of Love

爱的诱惑 / 95

丧钟为谁而鸣

背景快读 / 112

故事梗概 / 112

名著赏析 / 114

The Lost Chance

错过的机会 / 116

Talks in the Cave

在山洞中的谈话 / 128

Before the Dawn

天亮之前 / 136

牛虻

背景快读 / 153

故事梗概 / 154

名著赏析 / 155

Great Dreams

伟大的志向 / 156

Ruthless Pen

171 / 笔下无情

Is It Him?

189 / 是他吗?

Silent Ending

209 / 无声的结局

十字军骑士

217 / 背景快读

218 / 故事梗概

219 / 名著赏析

Looking for Saints

221 / 寻找圣人

Prince and Knight

242 / 公主与骑士

艾凡赫

254 / 背景快读

255 / 故事梗概

256 / 名著赏析

The Story in Castle

257 / 在城堡里发生的故事

Rebecca and Ivanhoe Held in the Castle

264 / 被囚禁在城堡里的丽贝卡和艾凡赫



永别了，武器

◆ 背景快读

1961年7月2日，蜚声世界文坛的海明威用自己的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整个世界都为此震惊，人们纷纷叹息这位巨人的悲剧，美国人民更是悲悼这位美国重要作家的陨落。

1899年7月21日，海明威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郊外橡树园镇一个医生的家庭。他的父亲酷爱打猎、钓鱼等户外活动，他的母亲喜爱文学，这一切都对海明威日后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中学毕业后，海明威在美国西南的堪萨斯《星报》当了6个月的实习记者。这家报社要求新闻报道简捷明快，海明威在这里受到了良好的训练。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海明威怀着要亲临战场感受战争的热切愿望，加入美国红十字会战场服务队，投身意大利战场。大战结束后，海明威被意大利政府授予十字军功奖章、银质奖章和勇敢奖章，获得中尉军衔。伴随荣誉的是他身上的237处伤痕和赶不走的恶魔般的战争记忆。康复后的海明威作为加拿大多伦多《星报》的记者常驻巴黎，他对创作怀着浓厚的兴趣，一面当记者，一面写小说。他的创作得到当时著名小说家的鼓励和指点。在近10年的时间里他出版了许多作品，其中最有名的是《太阳照常升起》。

《太阳照常升起》是海明威第一部重要的小说。写的是像海明威一样流落在法国的一群美国年轻人，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迷失了前进的方向，战争给他们造成了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巨大伤害，他们非常空虚、苦恼和忧郁。他们想有所作为，但战争使他们精神迷惘，尔虞我诈的社会又使他们非常反

感，他们只能在沉沦中度日，美国作家斯坦因此称他们为“迷惘的一代”。这部小说是海明威自己生活道路和世界观的真实写照。海明威和他所代表的一个文学流派因而也被人称为“迷惘的一代”。

1928年，海明威离开了巴黎，居住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过着宁静的田园生活。他经常去狩猎、捕鱼、看斗牛。但不久，1937年至1938年，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奔波于西班牙内战前线。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明威立即将自己的游艇改装成巡逻艇，侦察德国潜艇的行动，为消灭敌人提供情报。

1944年，海明威随同美军去欧洲采访，在一次飞机失事中受重伤，痊愈后仍深入敌后采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获得一枚铜质奖章。

1952年，海明威发表了中篇小说《老人与海》。“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是小说主人公桑提亚哥的生活信念，也是作者要表明思想。通过桑提亚哥的形象，作者热情地赞颂了人类面对艰难困苦时所显示的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小说中孩子准备和老人再度出海，他要学会老人的一切“本领”，这象征着人类这种“打不败”的精神将代代相传。

桑提亚哥是海明威所崇尚的完美的人的象征：坚强、宽厚、仁慈、充满爱心，即使在人生的角斗场上失败了，面对不可逆转的命运，他仍然是精神上的强者，是“硬汉子”。“硬汉子”是海明威作品中经常表现的主题，也是作品中常有的人物。他们在面对外界巨大的压力和厄运打击时，仍然坚强不屈，勇往直前，甚至视死如归。他们尽管失败了，却保持了人的尊严和勇气，有着胜利者的风度。海明威一生勤奋创作，早上起身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写作。他写作时，还有一个常人没有的习惯，就是站着写。他说：“我站着写，而且是一只脚站着。我采取这种姿势，使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迫使我尽可能简短地表达我的思想。”

海明威于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是：“因为他精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近著《老人与海》中，同时也由于他在当代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对于这一赞誉，海明威是当之无愧的。

晚年的海明威患有多种疾病，给他身心造成极大的痛苦，没能再创作出很有影响的作品，这使他精神抑郁，形成了消极悲观的情绪，终于以自杀这种方式解脱了自己。

故事梗概

小说主人公亨利是个美国青年，他自愿来到意大利战场参战。在意大利，他结识了美国护士凯瑟琳。不久，亨利接到命令开往前线。亨利在赴前线途中受伤，回到凯瑟琳所在的米兰医院养伤，与凯瑟琳相爱，两人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亨利伤愈重返前线时，凯瑟琳已怀有他的孩子。但在一次撤退时竟亨利被误认为是德国间谍而险些被枪毙。他只好跳河逃跑，并决定脱离战争。他与凯瑟琳逃到中立国瑞士，在那里定居下来，又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幸福生活。但不久，凯瑟琳死于难产，婴儿也窒息而亡。亨利一个人被孤独地留在世界上，悲痛欲绝，欲哭无泪。

名著赏析

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是美国现代著名作家海明威的一部力作，主题就是反对战争。这部作品标志着海明威独特创作风格的形成，在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

《永别了，武器》带有浓郁的自传色彩，反对战争的鲜明主题和成熟的艺术技巧产生了极大影响，最大程度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青年一代的彷徨和惘然若失的情绪，很快风靡全世界。它被再版几十次，并被译成了几十种语言发行。正如英国作家赫贝茨所说，他那简约有力的文体引起了一场“文学革命”，在许多欧美作家身上留下了痕迹。

小说在战争的背景下描写了亨利和凯瑟琳的爱情，深刻地指出了他们的幸福和爱情是被战争推向毁灭的深渊的。本书将爱情与战争紧紧联系在一起，但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战争的永别，第二部分是爱情的永别。

在作品中，作者表达了自己对战争的厌恶情感，通过主人公亨利的遭遇，揭示了战争的种种罪恶，但并没有对参加战争的人进行批判。从一开始主人公的自愿为国而战，到最终看清战争的丑陋，开始寻求自己的幸福，无不体现着对战争厌恶和讽刺以及希望消除战争的愿望。

告别了战场，也就远离硝烟，远离了血腥，也就离幸福更近了，这就是主人公亨利逃离战争后的想法。的确，两个相爱的人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时光，然而死神的不期而至，将所有的幸福毁于一旦，孩子夭折了，凯瑟琳——这个在海明威作品中，最温柔善良、浪漫、勇敢的女性也因难产而死。临死前，她还在安慰自己的丈夫，说她会夜夜陪着他。海明威通过对这个人物的刻画与描写，向世人证明——爱可以超越死亡。

但是，亨利还是与自己的爱情永别了。原本以为远离了战争，就可以与心爱的人长相厮守，但是一切都化为泡影。因为作者相信“世界杀害最善良的人、最温和的人、最勇敢的人”。无论是战争还是人生，都存在不可预知的凶险，人们时时刻刻都在面临着“永别”。因此在本书中，主题不但涉及到了作者的反战思想，也体现了他早期作品中对人生与人类文明的悲观厌倦情绪。

◆ 节 选

Crossing Venetian Plain

穿过威尼斯平原

The water was cold and in flood and many things passed that had been floated off the banks when the river rose. I was lucky to have a heavy **timber** to hold on to, and I lay in the icy water with my chin on the wood, holding as easily as I could with both hands. I was afraid of cramps and I hoped we would move toward the shore. We went down the river in a long curve. It was beginning to be light enough so I could see the bushes along the shoreline. There was a brush island ahead and the current moved toward the shore. I wondered if I should take off my boots and clothes and try to swim ashore, but decided

河水冷冰冰的，在不停地泛滥，水上漂过许多河水上涨时从岸上卷来的东西。幸好，我抱住一根沉重的木头，身子躺在冰冷的水下，下巴倚靠木头上，双手尽量轻松地抱紧木头。由于害怕抽筋，所以我急切地盼着会漂到岸边去。我在河上漂过，身后划出一条长长的曲线。我已经看得见河岸上的灌木丛，因为天开始亮了。我还看见前头有一座小岛，上面矮树丛生。流水带着我漂到岸上去。我不知道该不该脱下靴子和衣服，然后游上岸去，

not to. I had never thought of anything but that I would reach the shore some way, and I would be in a bad position if I landed bare-foot. I had to get to Mestre some way.

I watched the shore come close, then swing away, then come closer again. We were floating more slowly. The shore was very close now. I could see twigs on the willow bush. The timber swung slowly so that the bank was behind me and I knew we were in an eddy. We went slowly around. As I saw the bank again, very close now, I tried holding with one arm and kicking and swimming the timber toward the bank with the other, but I did not bring it any closer. I was afraid we would move out of the eddy and, holding with one hand, I drew up my feet so they were against the side of the timber and shoved hard toward the bank. I could see the brush, but even with my **momentum** and swimming as hard as I could, the current was taking me away. I thought then I would drown because of my boots, but I thrashed and fought through the water, and when I looked up the bank was coming toward me, and I kept thrashing and swimming in a heavy-footed panic until I reached it. I hung to the willow branch and did not have strength to pull myself up but I knew I would not drown now. It had never occurred to me

最后还是决定不这么做。当时我想不管用什么方法上岸，反正我觉得肯定能上岸的。如果上岸时光着脚，那就糟了。要赶到美斯特列，我还得想想办法。

看着河岸在渐渐靠近，而我又向前漂近一点，所以又靠近了岸边。现在，我和木头漂流得比刚才慢一些了，但是河岸已经离我很近了。我连柳树丛的嫩枝都能看得见了。随着木头慢慢地转动，我突然被转到了河岸的后边，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进入了一个水流的漩涡中。接着，我们慢慢地转着。当我再看河岸时，它已离得很近。我一手抱紧木头，空出一支胳膊来划水，脚也不停地踩水，以便向岸边靠拢，但是结果还在老地方打转。为了防止被漩涡卷出去，我还是一手抱住木头，然后抬起两脚来推木头的边沿，往岸边用力死推。我看见了岸上的灌木丛，但是即使有这样的动力，我也在为之拼命划水，但水流还是把我卷走了。此时此刻，我才想起自己有淹死的可能，因为我的靴子十分笨重。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停划水，拼死挣扎。直到我抬起头来时，我才发现自己正在渐渐靠近岸边，所以我继续拼命划水，

虽然双脚笨重，而我又手忙脚乱，但最终我还是奋力游到了岸边。抓住柳枝后，我吊在那儿，没有任何气力往上攀，但是我心里明白，现在不会溺水而死了。当我还在木头上时，就没想到自己会被淹死。由于刚才使尽了气力，所以胸口和胃里都觉得很空，有点想吐，我不得不攀住柳枝安静地呆着。恶心的感觉消失后，我又爬进树丛休息了一下，用双臂抱住一棵柳树，双手紧紧地抓住树枝。后来，我爬出树丛，穿过树林，来到岸上。虽然天已大亮，但是一个人影我也没看见。我平躺在河岸上，倾听着流水声和雨声。

不久，我起身沿着河岸走。我知道要到拉蒂沙那儿才有桥，而这一带没有。我也许正在圣维多的对岸，这仅仅是我的推想。我开始考虑该怎样解决目前的问题。我朝前头通河道的水沟走去。到目前为止，我依然没见一个人影，只好坐在水沟边的几棵灌木旁边，将靴子脱掉，把里面的水倒出来。我把军装上衣脱了下来，将皮夹子从里边的口袋中掏出来，那里面放着我的证件和钞票，不过全给浸湿了。我拧干军装上衣后，又把裤子也脱下来

on the timber that I might drown. I felt hollow and sick in my stomach and chest from the effort, and I held to the branches and waited. When the sick feeling was gone I pulled into the willow bushes and rested again, my arms around some brush, holding tight with my hands to the branches. Then I crawled out, pushed on through the willows and onto the bank. It was half daylight and I saw no one. I lay flat on the bank and heard the river and the rain.

After a while I got up and started along the bank. I knew there was no bridge across the river until Latisana. I thought I might be opposite San Vito. I began to think out what I should do. Ahead there was a ditch running into the river. I went toward it. So far I had seen no one and I sat down by some bushes along the bank of the ditch and took off my shoes and emptied them of water. I took off my coat, took my wallet with my papers and my money all wet in it out of the inside pocket and then wrung the coat out. I took off my trousers and wrung them too, then my shirt and under clothing. I slapped and

rubbed myself and then dressed again. I had lost my cap.

Before I put on my coat I cut the cloth stars off my sleeves and put them in the inside pocket with my money. My money was wet but was all right. I counted it. There were three thousand and some lire. My clothes felt wet and clammy and I slapped my arms to keep the circulation going. I had woven underwear and I did not think I would catch cold if I kept moving. They had taken my pistol at the road and I put the **holster** under my coat. I had no cape and it was cold in the rain. I started up the bank of the canal. It was daylight and the country was wet, low and dismal looking. The fields were bare and wet; a long way away I could see a campanile rising out of the plain. I came up onto a road. Ahead I saw some troops coming down the road. I limped along the side of the road and they passed me and paid no attention to me. They were a machine-gun detachment going up toward the river. I went on down the road.

That day I crossed the Venetian plain. It is a low level country and under the rain it is even flatter. Toward the sea there are salt

拧干，接着脱衬衫和内衣裤。我用手拍打着身体，摩擦一番，然后穿起衣服。不过，我的军帽丢了。

穿上衣之前，我把袖管上的星章用刀割下来，放在里边的口袋中，和我的钱放在一起。这些钱虽然湿了，但还可以用。我数了数，一共有三千多里拉。我的衣服很湿，还沾在身上。为了保持血液流通，我拍打着臂膀。幸好我穿的是羊毛内衣，所以我只要在活动着，就不会受凉。我的手枪已被路边的宪兵夺去了，手枪套被我塞进了上衣内。由于没有披肩，所以我现在在雨中感觉很冷。我开始沿着运河的河岸走。天完全亮了，乡野之地又湿又低，一幅凄凉的景象。田野光秃秃的，也十分潮湿，我发现前面远处平原上立着一座钟塔。接着，我走上一条公路。迎面路上有些部队正在向我迎面走过来。而我在路边一瘸一拐地往前走，当他们走过我身边，压根就没有理睬我。他们是开到河边去的一个机枪支队。顺着公路，我继续向前走。

那天，我徒步穿过了威尼斯平原——一个又低又平的地带，这里下着雨，更显得平凡单调



了。有些盐沼地靠近海边，这里的道路不多，但都是顺着河口通向海边去的。要横穿乡野，我不得不走运河边那些小路。我从北往南走，然后跨过两条铁路线和许多道路，最后到达一条小径的尽头处，接着走上一片沼泽地边的一条铁路线。这条干线是从威尼斯到的里雅斯德去的，它不但有坚固的高堤和路基，上面还铺着双轨。离铁轨不远处有个值勤站，那里有士兵在防守。一座桥坐落在铁轨的那一端，桥下是一条小河，流向一片沼泽地。我发现桥上也有一个守卫。我刚才在跨过北边的乡野时，因为地势平，远远就望得见一列火车在这条线上走，于是我想可能也会有

marshes and very few roads. The roads all go along the river mouths to the sea and to cross the country you must go along the paths beside the canals. I was working across the country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and had crossed two railway lines and many roads and finally I came out at the end of a path onto a railway line where it ran beside a marsh. It was the main line from Venice to Trieste, with a high solid embankment, a solid roadbed and double track. Down the tracks a way was a flag-station and I could see soldiers on guard. Up the line there was a bridge over a stream that flowed into the marsh. I could see a guard too at the bridge. Crossing the fields to the north I had seen a train pass on this railroad, visible a long way across the flat plain, and I thought a train

might come from Portogruaro. I watched the guards and lay down on the embankment so that I could see both ways along the track. The guard at the bridge walked away up the line toward where I lay, then turned and went back toward the bridge. I lay, and was hungry, and waited for the train. The one I had seen was so long that the engine moved it very slowly and I was sure I could get aboard it. After I had almost given up hoping for one I saw a train coming. The engine, coming straight on, grew larger slowly. I looked at the guard at the bridge. He was walking on the near side of the bridge bu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tracks. That would put him out of sight when the train passed. I watched the engine come nearer. It was working hard. I could see there were many cars. I knew there would be guards on the train, and I tried to see where they were, but, keeping out of sight, I could not. The engine was almost to where I was lying. When it came opposite, working and puffing even on the level, and I saw the engineer pass, I stood up and stepped up close to the passing cars. If the guards were watching I was a less suspicious object standing beside the track. Several closed freight-cars passed. Then I saw a low open car of the sort they call gondolas coming, covered with canvas. I stood until it had almost passed, then jumped and caught the

从波多格鲁罗开来的火车。我的眼睛盯着那些守卫，身子在路堤上趴着，这样就能看得见铁轨的两侧。顺着路线，桥上的守卫向我趴的地方走过来了一点，不过马上转身又朝桥走去。我空着肚子趴在那儿等着火车的到来。在平原上，我所望见的是列长火车，开得也非常慢。如果这列火车照这样的速度开来，我准能跳上去。我等了半天，等得快要绝望的时候，终于一列火车开了过来。车头笔直地开过来，逐渐变大。我又看了看桥上的守卫。他没有在路轨的另一边走，而是在桥的这一头走。这样的话，当火车开过时恰好能把他遮住。我看着车头逐渐向自己开近。看起来它开得很吃力，可能是挂了很多车皮的原因。火车上一定也有守卫，对此我很清楚，甚至想看看守卫在什么地方，但是由于要躲着桥上的守卫，所以不能够看见。车头离我趴着的地方已经很近了。车头到我面前了——虽然它不过是在平地上开，但依然又吃力、又喘气——我看见司机过去了，便站起身来，靠近开过去的一节节车厢。由于我站在车轨边，所以就算被守卫看见，嫌疑性相对还少一点。当几节封闭的